

江南別錄

宋

陳彭年 著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眾
中凜然可畏目爲徐嗔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
雲長劍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衙
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
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
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
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况

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閒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興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顥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耶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

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爲宣王

初顥與義祖約弑渥而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顥欲背約自立嚴可求沮之乃止顥既得志又欲

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泰章謀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勲舊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爲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卽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

子繼勲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勲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

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甯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

學法類編 二
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齋詔來使者盤桓果具
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
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
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
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
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
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
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
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己害而烈祖勤於侍

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
我家貧賤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
知詢尙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爲不宜烈
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
知詢爲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
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
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
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
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

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搆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都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爲祟請僧

誦經亦見之僧爲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
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
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
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
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
龍而寤明日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
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
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

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
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傅副
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
倡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
置食贈錢數千因曰侍郎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丘
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
才與爲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
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烈祖意求
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

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我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祖烈猶愈於他人因畱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上有土室封固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

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勲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己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爲相孫晟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勲來歸幙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

已下七廟尊吳主爲讓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爲蛄梅及是復呼爲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曰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王南平王國之元子

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爲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閒言景遷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而殂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

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
謂夷艱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爲義祖所器常曰諸
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
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顛手汝曹安所托乎今日
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
初見歎曰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尙
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
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卽位爲大元帥總百

揆烈祖殂遜於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
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
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
熙載上疏曰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
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巳
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
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
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
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悻悻待循資宰相也

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
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
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剋
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
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
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
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
永州赴喪判官李恆皋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
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

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
人劫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眾萬人
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
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
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
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
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
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
順鎬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

奉言爲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惟巒全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諡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

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囚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旣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

人眾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閒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甯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諡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敕巒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

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獄眞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位立妃周

學海類編 卷二
氏爲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爲政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柱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

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卽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逾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卽位始制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

下制貶損臺省名號竝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畱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

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奮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刦萬誠以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

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

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甯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令斌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

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斌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斌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

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有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

與弟錯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錯字楚金
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錯爲之序新
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
之

江南別錄終